



金钱,生育,知己,都能带来一种近似幻觉的“万能感”,但乌托邦并不存在。

这是我读完文景最新出版的角田光代三部得奖作品后的感悟,充沛的细节带来强烈的共情力,逼近当下的现实题材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出生于1967年的角田光代是日本文坛的得奖达人,1990年就以《幸福的游戏》摘得海燕新人文学奖,1996年以《假寐之夜的UFO》获野间文艺新人奖,2005年以《对岸的她》获得直木奖,2006年以《摇滚妈妈》获第32届川端康成文学奖,2007年以《第八日的蝉》获第2届中央公论文艺奖,2012年以《纸之月》获得柴田炼三郎奖,同年,《彼岸之子》获得泉镜花文学奖。顺着这份得奖名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女性作家关注女性主题、视角不断细化的创作脉络。

《纸之月》得奖后,日本文艺评论家池上冬树曾表态:角田光代以富有唤醒力的浓厚而细腻的描述,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看似平静的“地雷阵”。故事讲述的是一起银行公款挪用案件,嫌疑人是极普通的41岁家庭主妇梅泽梨花。东窗事发后,她

万能感幻灭之后

——角田光代的女性小说

□于 是

只身逃亡,而她身边的人都在内心默默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实际遭遇与心理动机让一贯崇尚正义的她在婚外情中难以自拔,并犯下这等滔天大罪?虽然案件表面上缘起于年轻情人的需求,但角田光代在梨花的婚姻关系上着墨更多,恰是为了说明犯罪的真正心理动机是渴望自我的存在感,恰是一种近似幻觉的“正义感”让她觉得可以帮到情人,也可以帮到自己,“我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这才渐渐深陷泥潭。



事跨度30余年,讲述了7个家庭接受了人工干预生育,因而成为朋友,每年暑期聚会,但当捐精机构发现问题被曝光后,7个家庭的聚会停止了,但7个孩子长大后知晓了秘密,他们的人生态度也随之改变……这次创作非常有意,对焦在技术上早已成熟,但在社会人伦层面始终不曾在亚洲作品中正面亮相的人工生育议题,也最大程度展现了角田光代对多种性格、多种可能性的群像写作技巧。

《对岸的她》围绕两位自强不息的女性,详尽描述了她们携手开启家政服务的艰难过程,从少女时期的迷茫弯路,回到挣扎的主妇生活,以其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极致刻画而荣膺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项。这部关注女性成长、女性友谊的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的题材领域,渡边淳一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真实写出现代女性的切身问题,将她们狡猾、温柔、友情等感受融入日常生活中,化为杰出的作品,是过去所未有的现代女性小说。”

在这三部新作的中文版面世之前,我们已读过角田光代早年的《空中庭园》和《第八日的蝉》,深知她的语言朴实无华,作为大众都能接受的文学作品,其文学性完全体现在对时代性题材的精准把握上,很明显,她是一位担负着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创作者。当代日本女性身处日益尖锐的矛盾之中,传统的家庭经济结构、社会职业惯例都很难满足她们对自我、对理想、对幸福的追求,因而,她们乖巧有礼的表象之下掩藏着躁动,用角田的话来说:“即便是最普通的女性,只要有些许狂乱的意念,也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境地。”她用小说展现的正是女性在狂乱意念之下走上的人生拐点——《纸之月》中的梨花被金钱带

入奢侈的生活方式;《我是纱由美》中的女性们被生育的渴望带进复杂的人伦矛盾;《对岸的她》中的小夜子被貌合神离的传统家庭模式逼得丧失自立感,是葵给了她获取自我价值的动力。这些拐点,最初都有乌托邦式的美好,葵在少女时代的密友鱼子身边会觉得

自己无所不能,盗用客户钱款的梨花感受到了金钱的无所不能,但拐点过后,她们面对的依然是崎岖的人生道路,正如曾经兴奋于人工授精成功的母亲们在得知捐精人伪造资料后顿时觉得乌托邦破灭了。

万能感的幻灭,乌托邦的不堪一击。

角田光代笔下的众多女性都有过努力,愿意付出,给给给……结果却只有事与愿违的悲伤——给女儿奢侈的生活,却眼看着女儿变得虚荣;以身作则教育女儿勤俭节约,女儿却在拜金主义的校园氛围里变得自卑,继而去偷窃;给情人奢侈的生活,却眼看着他毫无上进心地习惯了奢侈,继而背叛自己;给

丈夫、婆婆、孩子完美的家庭生活,却得不到尊重和赞赏,勉强地上班,得到的只有冷嘲热讽;选择精子时的准母亲们恨不得把所有优秀基因都给孩子,但孩子出生后并不会因此而必定得到幸福。

这些女性都无处坦然心声,无处安放梦想,而与她们相对应的是缺乏力度的男性形象,这也是观看角田光代作品的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纸之月》中,梨花的丈夫时时刻刻不忘强调自己的家长地位,或是用昂贵餐厅,或是用名牌手表提醒妻子: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经济主力;而梨花的情人则长期处在欠债、退学的状态。《我是纱由美》中的7位父亲都是没有生育力的,在决定购买精子、产下孩子后,好几位父亲都在孩子身上反观到巨大的自卑,确切地说,还有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父权丧失后的空虚感。《对岸的她》中是有一位慈爱体贴的父亲,但他得瞒着家人才能协助女儿和好友见面叙旧。这些男性角色中,没有一个能给女性角色带去实质性的、精神性的鼓励,徒有一家之主

的头衔,两性间的沟通止于生活表面。而这显然也更加反衬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进步的过程是相当孤独无助的。

现代女性的出逃,已不再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或爱玛那样的逃离两性情爱困境,而是要从不平等的两性社会关系、不利于自我发展的家庭关系中挣脱出来,从各式各样的孤独无助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角田光代说过,自己的写作动力与创意来自愤怒,来自不平则鸣。她目睹了也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精神困扰,所以,她执意去写表面幸福、实则脆弱的家庭人伦,写各种视角与维度下的感情形态。这既是对现实的尊重,对女性题材的慎重,也是作家对自己的挑战,因为没有什么比写当下的寻常生活更难的主题了。

但是,无论其母题、人物还是风格,角田光代都维持了客观的调性,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女性特色,忠实于平淡的现实叙述,从来没有依靠排击男性、质问命运、怨怼社会或聚焦惊悚新闻等手法来传递极端的思想;男性也从来不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敌对面,而是被刻意安置在了边缘位置,重在衬托女性个体的自我追寻和成长,女性之间的互勉与包容。从这一点说,角田光代的女性写作是从容而平和的。

金钱,生育,知己,都不能带来“万能感”,这些女性角色以身试法,想必会让读者们掩卷反思:究竟,当代城市女性该如何获得幸福的存在感?幸好,角田光代始终是正能量的传递者,她的小说结局多半是光明的:纱由美认识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小夜子干劲十足地和葵重新携手,她们或许经历了一两次短暂的幻灭,但终究是看到了希望。

瞭望台 意大利当代文学的风向标:

第73届意大利文学奖斯特雷加奖入围作家首次集体亮相

□魏 怡

3月17日在罗马音乐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公布12部入围作品名单之后,4月12日,在意大利南部卡帕尼亚大区首府贝内文托市古老的圣马可剧院内,入围今年意大利最大的文学奖之一斯特雷加奖的12位作者正式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本届斯特雷加奖的亮点是,12位入围作家中有7名是女性,第一次超过了半数之多,可以称作是“玫瑰色的斯特雷加”。此外,这些女性作家中很多都具有海外生活的经历,由此增加了她们作品的世界性和跨文化内涵。

12日的活动由意大利著名记者蒂治娜·帕内拉主持。在“半决赛”获奖作品揭晓之后,贝内文托市市长克雷蒙特·马斯特拉说,这一文学评奖活动的开展极大促进了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和世界对该城市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希望未来能够组织“贝内文托:欧洲斯特雷加奖”(Benevento il Premio Strega Europeo)的评选。斯特雷加基金会主席 Giovanni Solimine 也在采访中表示,该奖的评审团由来自全世界的660个团体及个人组成,这使意大利当代文学在世界上获得了无数的读者,也增加了该奖的可信性。

斯特雷加奖由玛利亚和戈弗雷多·贝龙奇夫妇于1947年创建,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三大文学奖项之一,也是其中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奖项。另外两大文学奖是于1929年创建于同名城市的威亚莱焦奖(Premio Viareggio),和1985年在维内托大区工业家倡导下创建的坎皮埃洛奖(Premio Campiello)。

早在1944年,在身为作家兼翻译的玛利亚·贝龙奇和身为记者兼文学评论人的戈弗雷多·贝龙奇夫妇家中,就诞生了由作家、记者、艺术家和知名文人组成的文学沙龙,被称作“周日朋友”。这个主要针对时政、艺术和文学进行讨论的沙龙,就是之后斯特雷加文学奖评委会的核心部分。该奖的名称来自多年以来作为主要赞助商的著名利口酒:“斯特雷加”酒。所有前一年3月1日到当年2月28日出版的作品,需由1名“周日朋友”推荐,再经过斯特雷加基金会指导委员会的选拔,方能入选12强。得到400名“周日朋友”中至少两名推荐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参加评奖,每年的3月17日会公布候选的前12名作品,6月份再推选出前5名,最终获奖者将在7月的第一个周四公布。

2019年斯特雷加奖的12部候选作品为:《黑色菠萝》(瓦莱里奥·阿尧利)《另一半的我们》(宝拉·切莱坦)《世界的喧嚣》(贝内黛塔·齐布拉里奥)《此心何属》(毛罗·科瓦奇什)《外国女人》(克劳迪娅·杜拉斯坦蒂)《解决者》(皮埃尔·保罗·姜努比洛)《陌样年华》(马丽娜·门德尔)

《光》(埃雷奥诺拉·马兰戈尼)《不现实的城市》(克里斯蒂娜·马尔科尼)《忠诚》(马可·米西罗利)《M.世纪之子》(安东尼奥·斯古拉蒂)《再见幽灵》(纳蒂亚·黛拉诺瓦)

参加斯特雷加奖评奖的作品主题多是讲述在意大利发生的故事,其中比较常见的主题包括:造成欧洲集体创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以及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困扰意大利上世纪70年代的恐怖主义问题,少年或青年时期成长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及思考,几代人之间的关系与冲突等等。近年来,由于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移民问题,以及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交融与冲突的话题尤为突出。这些故事从各个角度反映意大利人的文化氛围和文学趣味,同时也在鼓励读者通过阅读当代文学作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变迁与当今生活。

在历年的获奖作品中,涌现出很多后来成为意大利当代文学经典、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学产生影响的作品,其中包括1959年获奖的朱塞佩·兰佩杜莎的《豹》。该作品以19世纪的西西里为背景,通过一个传统贵族家庭的沉浮,描绘和剖析了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对西西里乃至整个意大利社会的冲击,也深刻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使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另外,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复兴运动,不同地理、文化、社会背景的意大利人心中其实怀着不同理解和诉求。小说于1963年被著名新现实主义导演卢齐诺·维斯康蒂拍成电影,由伯特·兰卡斯特、阿兰·德龙等主演。此外,1980年获奖的翁贝托·埃科的作品《玫瑰的名字》,以一座中世界的修道院为背景,通过曲折而离奇的情节,展开了一幅涵盖宗教和哲学等众多学科的画卷,情节上侦探小说式的推进手法,重建了读者对于侦探小说的兴趣。小说一经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被翻译成为全世界40多种语言,并且售出超过5000万本。这部作品同样被搬上银幕,由让-雅克·阿诺担任导演,肖恩·康纳利主演。通过《玫瑰的名字》的出版,埃科成功地奠定了自己作为学者型小说家的身份,随后出版的叙事文学作品,都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本创造销售记录的是保罗·乔尔达诺的《质数的孤独》。该作品同时还获得了该年度的另一个文学大奖坎皮埃洛奖的处女作奖。这个故事贯穿了两个人物的少年、青年和成年时期,强烈地吸引少年读者的心。“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孪生质数,孤独而失落,虽然接近,却不能真正触到对方”。凄美而极具特色与震撼力的描述,加上细腻的人物刻画,使这位“80后”粒子物理学博士的处女作出版发行到40多个国家,并且创造了超过120万册的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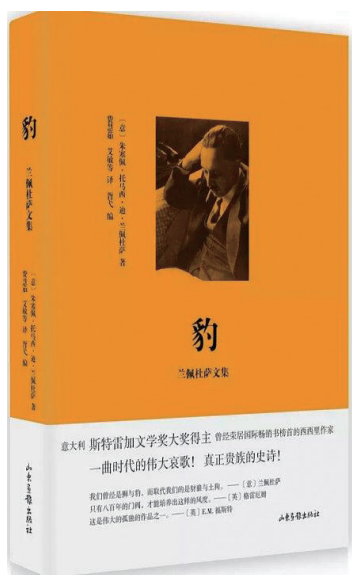
售成绩。2010年,这部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并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以上三部作品都已经有了中文版。

现在,2019年的第73届斯特雷加奖评奖活动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今年的评委会阵容庞大,包括400名“周日朋友”文学俱乐部的成员,200名由海外20个意大利文化处挑选出的投票人,40名由意大利读者协会选出的优秀读者,以及20个集体投票人(包括图书馆、大学和读者俱乐部),共计660票。这12部候选作品也将参加第六届斯特雷加青年奖(Premio Strega Giovani)的评选,评委会由600名来自意大利以及海外的60所中学的学生组成。

从2009年开始,意大利但丁协会(但丁协会是一个意大利文化机构,宗旨是在世界上保护和传播意大利语言和文化)也以集体形式参与对前5名和最终获奖者的投票。为了在海外宣传当代意大利文学,但丁协会的这一票由海外委员会选出的读者集体决定。今年,安曼、布宜诺斯艾利斯、卢森堡、马德里、黎巴嫩城市的黎波里,以及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读者俱乐部也会参加投票活动。由但丁学会选举出的作家,6月会在罗马获得一个特别奖,并作为嘉宾参加评委会随后组织的活动。

今年,同样会有20所国立美术学院参加斯特雷加奖的评选活动,形式是举行以职业写作以及推广阅读的重要性为主题的雕塑比赛。获胜的同学不但能够得到奖金,其获奖作品也会被制作出来,送给5名最终候选作家。

从4月13日开始,入围的12名作家将开启他



们在意大利国内和海外的巡回宣传。第一站是在卡帕尼亚大区王子之家(Casal di Principe)市



鲁斯国家博物馆举行,由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3台进行直播。

的合法性剧院(Teatro della Legalità),与评审团中的中学生评委见面。这些学生在校成绩优异,而且对阅读充满热情。他们将阅读所有12部入围作品,并心仪的作品投票。在5月和6月,候选作者将参加意大利众多的书市和文学活动,还会前往位于法国巴黎和里昂的意大利文化处进行推荐活动。因为贝龙奇基金会所在地正在修缮当中,故前5名候选者的晋级选举结果将于6月12日在位于阿德里亚诺神庙的罗马商会公布。斯特雷加奖最终获奖结果将于7月4日,在位于茱莉亚别墅的埃特

